



中共 地下黨 現形記



中共地下黨現形記

傳記文學叢刊之一二四

(保有版權翻印必究)

中共地下黨現形記

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

著者：熊向暉等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

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一三六號

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 11795921 號
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卅一日再版
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七一九號

ISBN 957-8506-11-2

124

78300



9 789578 506114

編輯者言

——國民黨應記取心臟中的歷史匕首

由於海峽兩岸文化與學術的逐步開放，近年來中共編印的當年許多當事人口述史料及原始素材不斷「出土」，陸續流傳海外。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：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以前有關中共「地下黨」的各種黨方或個人活動紀錄與史料。在國民黨糊裡糊塗失去大陸四十年後的今天，我們讀了上述中共「地下黨」的紀錄與史料，不僅感慨係之，更使人有「大夢初醒」與「大澈大悟」的震撼。

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，卻也是最健忘、最不記取經驗教訓的民族！四十年前狼狽而無奈地丟掉整個大陸，到今天似乎沒有人認真反思過、檢討過。一九五〇年代美國曾對「如何失去遠東」有所分析，但隔靴搔癢，並沒有得出甚麼令人折服的結論。何況，所謂形勢比人強，中共已氣焰高張的據有整個大陸，而國民黨被迫退守臺灣一隅，成者為王，敗者已矣，誰還有心情談甚麼失去大陸的經驗教訓？敗軍之將，還背負許多傳統的歷史包袱，諸如「家醜不宜外

揚」、「鞏固領導中心」，執政黨的形象與領袖的尊嚴都變成碰不得的東西，還有什麼可以反思的呢？幸而大難不死，絕處逢生，現又以海島經濟奇蹟炫耀於世。至於前塵往事，誰又管得！

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「地下黨」活動紀錄不斷「出土」，這一段民國的歷史，像倒籤桶一樣，將來必鉅細無遺地出現在國人面前，國民黨想隱瞞者也將無所遁其形。國共兩黨之爭，國民黨在明處，共產黨在暗處；國民黨對共黨一無所知，共黨對國民黨則瞭如指掌。國民黨穿著透明的衣服打了多少年的糊塗仗，美國人也跟著打了多少年的糊塗仗。說國民黨貪污無能、說美國人幫了共黨的忙，都是皮相之談。其實，這一場決戰，運籌帷幄都是中共的黨，特別是看不見的「地下黨」，逐步由點而面、由地下而地上，直到全面奪取了政權。

中共「地下黨」的史料既然如此重要，對國民黨失去大陸有如此決定性的殺傷力，鑑往知來，我們兩年前即在「傳記文學」月刊陸續選載此類史料，現已積有數十篇，茲應海內外讀者要求，決定編印「中共地下黨現形記」叢書一種，將分冊出版，幫我們擦亮這一面歷史的鏡子，也好讓國民黨人記取心臟中幾至喪命的歷史匕首。當然，此種資料不可避免地有言過其實或莫須有的醜表功者，尤盼讀者能以歷史家眼光閱讀此書，以還歷史的本來面目。

中共地下黨現形記

第一輯

目錄

編輯者言

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／熊向暉

一

附錄一：我勸降胡宗南／張新

七五

附錄二：中共地下「後三傑」與胡宗南／趙千方

九三

附錄三：「馬五先生」筆下的胡宗南／雷嘯岑

九五

附錄四：我接觸C·P·與C·Y·的經過／李芳蘭

一〇四

在敵人的心臟裡／張執一

一二七

——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

六十年前潛伏在國民黨心臟中的共諜／周谷

一六三

——錢壯飛、楊登瀛、胡北風、李克農的故事

大陸時期蔣經國周圍的「進步人士」／笠移今

附錄：蔣經國知人用人的管窺／漆高儒

——笠移今「大陸時期蔣經國周圍的進步人士」讀後

蔣總統「紅人」郭汝瑰投共始末記／郭汝瑰

——摘自「郭汝瑰回憶錄」

老大沙孟海主修蔣介石家譜

地下黨沙文漢五兄弟的下場／陳允豪 丁兆申

蔣介石女兒女婿之謎／張 蘇

陳潔如女婿陸久之爲地下黨工作／沈涯夫

介紹陸久之參加地下黨的蔡叔厚／沈涯夫

陸久之策反湯恩伯功敗垂成／張 蘇

陳璉在黎明前／文 洋

三三二

——陳布雷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參加中共地下黨紀實

劉鼎和西安事變／吳天遙

三五九

閻寶航是重慶地下黨秘密聯絡站／曹靜岩

三七五

楊虎城的密使武志平／李 伶

三九一

憶爭取傅作義「起義」的經過／崔月犁

四二一

江陰要塞「起義」始末／唐秉煜

四二五

——唐家班在「百萬雄師下江南」中所扮演的角色

江陰要塞與中共地下黨／梅含章

四七

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

熊向暉

編者按：中共「人民日報」海外版自本年（一九九一）元月七日起連載熊向暉所著「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」長文，一週後，此間聯合報有「胡宗南吃敗仗 身邊有共諜」香港通訊，因係片斷報導，語焉不詳。「傳記文學」特徵得原作者同意，將原文、全文一字不易地予以轉載。本文是兩年來「傳記文學」發表「中共地下黨活動史料」，繼江陰要塞之後，又一石破天驚之作。胡宗南抗戰八年在西北屯養大軍、訓練幹部，主要任務即「看住共產黨」，因而有「西北王」之稱。萬萬沒有想到他身邊的侍從副官、機要秘書，是中共的地下黨員，更是中共的情報人員。這正如同「傳記文學」徵稿啓事所言：「國共兩黨之爭，國民黨站在明處，共產黨躲在暗處，國民黨對共產黨一無所知，共產黨對國民黨則瞭如指掌。」胡宗南之敗，乃至國民黨之敗，毋寧說是當然之事。

熊向暉原名熊秉荃，安徽鳳陽人，一九一九年生。清華大學肄業，一九三六年（民國廿

五年）在清華參加共黨外圍組織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」（簡稱「民先」），同年加入中共地下黨，歸周恩來直接領導。抗戰初期在長沙打入第一軍青年戰地服務團，頗受第一軍軍長胡宗南的賞識與培植，後由胡選送中央軍校第七分校第十五期入伍，畢業後一直在胡身邊工作。抗戰勝利後，再由胡保送至美國留學。一九四九年起先後擔任周恩來助理，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、辦公廳副主任，繼任駐墨西哥大使、中共首次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（一九五四年曾隨周恩來、一九六一年隨陳毅出席日內瓦會議）、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等職。一九八二年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第一副董事長（董事長榮毅仁）兼中共黨委書記（最近已離休）、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。

「傳記文學」陸續發表中共地下黨活動史料，旨在為民國歷史求真、求全，而不是為抹黑那一個，更不是為醜化那一個。民國人何其不幸，到今天為止，沒有一部客觀而公正的民國史。由於海峽兩岸的隔絕，更由於積習已久的「駝鳥心態」（逃避現實）、「太監心態」（主子第一）、「特務心態」（保密防諜）作祟，許多重要史料不是被銷毀了，就是刪改扭曲，剩下的只有幾個少數人的「神話」了！可喜的是臺灣最近幾年可以毫無顧忌地發表新史料，更可以實事求是地為歷史說話。以臺灣標準求之於海峽彼岸，雖然為時尚早，但今日大陸上發表史料的勇氣與蒐集史料的努力，已逐漸獲得海內外史學工作者的肯定了。

第一部分：抗日戰爭初期

一、到胡宗南部「服務」

我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清華大學秘密參加中國共產黨。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放暑假時，北平還平靜。清華地下黨的負責人蔣南翔囑我回家探親，相機了解社會動態。我到武昌家中不久，七七事變爆發，同南翔失去聯繫。後見報載，清華、北大、南開三校合組臨時大學，十一月一日在長沙開學。我前往報到，但未遇見相識的黨員。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。幾天後，清華女同學郭見恩同我接上黨的關係。我要求去延安，她說，上級指定我不暴露黨員面目，報名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，到國民黨第一軍胡宗南部「服務」，並讓我在該團路過武漢時，到八路軍辦事處找蔣南翔。

發起組織該團並任團長的是湖南略有名氣的婦女李芳蘭，她和國民黨一些上層人物有交往。自願參加該團的約五十人，有來自南京中央醫院的醫生、護士；有來自上海等地的知識青年；有畫家賴少其；還有二十餘名臨時大學學生，大都是平津「一二·九」運動的積極分子，包括清華學生會主席洪同，北大學生會主席陳忠經。該團的組成引起社會重視。胡宗南自江蘇前線來電歡迎，還派來一位姓陳的親信當指導員。和胡宗南的其他部屬一樣，他稱胡宗南為「胡先生」。他說，胡先生年過四十，尚

未結婚，一心效忠黨國，效忠領袖，是蔣委員長左膀右臂。這次統率「天下第一軍」參加淞滬抗戰，堅守數月，現奉命「轉進」（「轉進」是「撤退」的美稱）。

我想起一九三六年初天津大公報連載名記者范長江寫的長篇通訊「中國的西北角」，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。我去圖書館查閱，找出這一段：「胡宗南氏正駐在甘谷。他的生活情景，據天水一帶的民眾和朋友談起，頗有點特別，這次特別去拜訪他。他住的是城外半山的一座小廟，門窗不全，正當著西北風，屋子裏沒有火爐，他又不睡熱炕，身上還穿的單衣單褲，非到晚上不穿大衣。我看他的手臉額耳，都已凍成無數的瘡傷，而談話却津津有味。記者有點奇怪，因問他：『人生究竟爲的什麼？』他笑著避開這個問題沒有答覆，而却滔滔不絕地談起他的部下，某個排長如何，某個中士如何，某個下士又如何，這樣的態度倒使人有點茫然了。」——這引起我的興趣，想會會這個「有點奇怪」的人。

經過幾天準備，服務團從長沙乘火車去武昌。途中發生「奇怪」的事。

在車廂的一角，團長李芳蘭低聲問我：「服務團有幾個CP？」我對她不知底細，這一問更使我警惕。我反問：「什麼是『西皮』？」她說：「你還不懂？CP就是共產黨。洪同是吧？陳忠經是吧？」她問的刁。我知道他們不是，但若這樣講，就會暴露自己。我已打定主意，反問她：「去第一軍的服務團會有共產黨？」她說：「你就是。」我說：「你弄錯了。」我告訴她，我曾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清華分隊的負責人之一，服務團有些人曾是民先隊員。民先是公開性的抗日救亡團體，到長沙後沒有恢復。反對抗日救亡的一些人硬說民先是共產黨，那是造謠。她說：「你不要瞞我。我和郭見恩是

老相識。昨晚我和她談了大半夜。我對她說，我也要參加共產黨。她讓我找你。」我想，郭見恩並未對我講，其中有鬼。我斷然說：「你要參加共產黨，卻來找我。我馬上告訴陳指導員，請他查清楚。」她慌了，忙說，不要！千萬不要！

渡過這一關，我決定觀察一段時間再找南翔，如不好立足，就去延安。

二、首次聆聽周恩來的教導

在服務團駐地——武昌師範學校，我看到一張佈告：武漢大學抗戰問題研究會請周恩來演講，時間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。我不認識的兩個青年在談論：「周恩來演講，一定要去聽。據說蔣委員長最傷心的是國民黨沒有周恩來那樣的人才。」「周恩來是文武全才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國，蔣委員長對他又怕又恨又佩服。」

我對周恩來心儀已久。三十一日晨八時許，我趕到珞珈山，武漢大學禮堂已座無虛席，我擠站在牆邊，有人指揮齊唱「義勇軍進行曲」、「大刀進行曲」……不一會，周恩來由會議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。他精神奕奕，微笑著向起立鼓掌的聽眾揮手。

周恩來的講題是「現階段青年運動的性質和任務。」他的英姿吸引所有的眼睛，他的發人深省的講話獲得陣陣掌聲。當他講到：「戰爭了，我們再不能安心求學了」，掌聲熱烈。當他講到：「今天的青年不僅要問，怎樣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，而且要問，在抗戰的勝利取得後，怎樣改造中國」，掌聲更

熱烈。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：「第一，到軍隊裏去」，「第二，到戰地服務去」，「第三，到鄉村中去」，「第四，到被敵人佔領了的地方去」。臨結束時，他發出鏗鏘有力的號召：「青年朋友們，努力去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，努力去爭取獨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國的來臨！」這使會場的情緒達到最高潮。周恩來微笑著揮手向聽眾告別。

會議主持者很有水平，他把周恩來講的最後兩句話作為兩句口號，帶領大家高呼，希望大家牢記。他解釋說，第一句是我們當前的任務，第二句是我們未來的目標；兩句合起來，就是我們終生奮鬥的綱領。他說，現在到哪裏去，請大家自己考慮。這時，台下許多人高喊：去延安！去八路軍！

服務團也有一些人聽了這次演講，回到駐地，向沒有去聽的人作介紹，認為我們這個服務團符合周恩來指引的方向。

當晚，陳指導員向全團宣佈一項「軍事機密」：「胡先生」已到武昌。自即日起，都不要外出，等候「傳見」。

三、胡宗南察言觀色

胡宗南分三批接見服務團人員。我和同批被見的人走進會客室，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唐西園安排這批人按名單順序坐好，然後引來一位帶中將領章的軍官說：「這就是胡先生。」

沒想到胡宗南竟是一個矮子。他表情矜持，顯得有點做作。他手執名冊，依次點名，不論男女都

稱「先生」。按事先規定的軍禮，被點名的人都得站起來，說聲「有」。胡宗南舉目審視，說「請坐」，接著提出三或四個問題；回答時，他注意聽，還注意看。問完，在名冊上劃了什麼，再點下一個人的名。他是在「察言觀色」。我發現他對前幾人提出的問題不盡相同，但都問一句「爲什麼到本軍來」。我萌生一個念頭，想使這個「有點奇怪」的人感到奇怪，也想使李芳蘭感到意外。當胡宗南點到我的名字時，我故意違例，坐而不立，只舉起右手，說聲「我就是」。胡瞪眼瞧著我，問：貴庚？我說：再過三個月零四天滿十九週歲。他問：熊先生爲什麼到本軍來？我說：參加革命。胡宗南一怔，問：熊先生來本軍是爲了參加革命？我說：孫中山先生遺囑第一句就是「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」。貴軍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，到貴軍來當然是參加革命。胡似笑非笑，問：怎樣才是革命？我說：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務是「驅逐韃虜，恢復中華」。現在，「驅逐韃虜」就要抗日，抗日就是革命。他問：「不願抗日、反對抗日的算什麼？」我說：積極抗日的是真革命，消極抗日的是假革命，不願抗日的是不革命，反對抗日的是反革命。我話音剛落，胡突然加快語氣，緊接著問：「對反革命怎麼辦？」我脫口而出：「殺。」胡盯著我看了一會，在名冊上劃了什麼，再點下一個人的名。

回到駐地，吃罷晚飯，唐副官來接我，說胡約我去個別談話。我問：還找了什麼人？他說：只找你。他告訴我，胡在每個人的名字上都劃了圈，大多數劃一個圈，少數劃兩個圈，至多三個圈，「惟獨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劃了四個圈」。

個別談話時，胡表情不再矜持，先漫談，問我的學歷，說我「十七歲進大學了不起」。然後用輕描

淡寫的方式，對我進行政治盤查。他問：北平學生爲何「鬧學潮」、反政府？我說，不是「學潮」，是學生愛國運動。我參加的愛國運動不是反政府，而是擁護政府反對日寇侵略，反對華北自治。愛國學生的要求遠不及蔣委員長去年七月提出的「地無分南北，人無分老幼，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」。他問：北平學生建立了什麼組織？對此，我提到「民先」，重複我對李芳蘭講過的關於民先的情況，說明我曾是清華民先分隊的負責人之一（這是清華許多學生知道的）。胡又問：爲何取名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」？我說，不是我起的名，但我記得中山先生講過，民族主義就是「中華民族自求解放，中國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」。胡面露喜色，說我對「總理遺教」有研究。他又問：共產黨對北平學生的影響大不大？我說，我不清楚。我知道清華學生都來自中上之家，被認爲是「天之驕子」，埋頭讀書，還可出國深造。就我自己而言，看到日寇侵略，漢奸橫行，感到憤慨，不願做冷血動物。課餘參加愛國運動，出於自覺自願。現在投筆從戎，到貴軍參加革命，決心上前線，灑熱血，拋頭顱，更是自覺自願。

胡同我握手，轉而問我家庭情況。我說，我家祖籍安徽，現住武昌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長，家母操持家務，三個姐姐、一個哥哥念大學，一個弟弟、兩個妹妹念中學。胡要我寫出家庭住址，他說：「明天中午我派唐副官坐車去府上，專程請令尊來便餐，請轉達令尊，務必光臨。」

父親本來反對我棄學從軍，他應邀同胡宗南餐敘後改變了態度。他告訴我：「胡軍長對你很器重，誇你少年英俊，才識超羣。胡軍長要我放心，把你交給他，他向我保證，一定把你培養成棟樑之才。」

四、周恩來下閑棋，佈冷子

這天晚上，我從武昌乘渡輪到漢口，找到八路軍辦事處。恰好是清華同學于光遠值班。蔣南翔不在，董必武接見我。我向董老彙報上述情況。董老高興地說，這似乎都是巧合，其實基本上符合周恩來的預想。恩來不知你今晚來，他因事外出，半夜才能回。末班渡輪是十一點，你不必等，不要再來這裏，不必見南翔。我把恩來的意見詳細告訴你。恩來說，談一次，要管幾年。

董老說，恩來熟悉國民黨，熟悉胡宗南，胡在黃埔軍校時接近共產黨員，後來緊跟蔣介石，成為黃埔系的首腦，他和非黃埔系的陳誠是蔣介石最信賴的人。恩來在陝北同斯諾講過，胡宗南是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幹的指揮官，比陳誠出色，內心愛國，傾向抗日。一九三六年九月，恩來親筆寫信給胡宗南，說他在黃埔為先進，以剿共成名，相信他決非勇於內戰，怯於對外，勸他促蔣抗日，希望他成為民族英雄。西安事變期間，宋子文到西安同恩來、張學良、楊虎城談改組政府問題，內定由嚴重或胡宗南替親日派何應欽當軍政部長。雖未實現，但可說明胡是幾個方面都看重的人。胡在淞滬抗戰中表現不錯，由於蔣的戰略錯誤，傷亡很大，現正擴充部隊，延攬人才，他仍將是蔣的重要支柱。

董老說，恩來聽說長沙組織去胡宗南部的服務團，立即要蔣南翔推薦一位秘密黨員報名參加。針對胡的特點，恩來提出幾條，要出身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，年紀較輕，儀表不俗，公開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，言談舉止有愛國進步青年的氣質，知識面較廣，記憶力較強，看過一些介紹馬列主義基本原